

国家八五规划重点图书·本书出版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资助

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

明词纪事会评

尤振中 尤以丁 编著



黄山书社

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

明词纪事会评

国家八五规划重点图书·本书出版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资助

尤振中 尤以丁 编著 黄山书社

责任编辑:王克谦
封面设计:蒋万景

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

明词纪事会评

尤振中 尤以丁 编著

*

黄山书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3.75 字数:340000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

ISBN 7-80630-003-1/I·179

定价:33.00 元

总序

钟振振

在我国汗牛充栋的古代诗歌典籍中，向有以“纪事”命名的一个序列，其创始之作，为南宋计有功所编撰的《唐诗纪事》。是书共收录唐代诗人一千余家，唐诗的许多作家、作品及相关文献资料，即赖之以传，可谓厥功甚伟。然而其所重在存人录诗，大量作品并无事可纪；且间采评论资料，亦不纯为“纪事”。循名以责实，我们可以说，这一诗学品类自计氏开创伊始就没有能够建构起一套严密完善的体例。后来清人厉鹗所纂《宋诗纪事》、陈田所纂《明诗纪事》，萧规曹随，作法大致与计氏相类。近代陈衍辑著《元诗纪事》、《辽诗纪事》、《金诗纪事》等三种，亦事、评兼及，惟无事可纪、无评可采的篇什极少入选，铨择去取，较有章程。至今人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则旨在以诗证史，所收诸诗以反映史事为要，实是“清纪事诗”而非“清诗纪事”，概念既与前人大相径庭，性质即迥异于上述历代“诗纪事”，不属同一部类了。

兴起于隋唐，大盛于两宋，历元明清以至近代而香火不断，为千余年来无数诗人所乐作不疲，广大读者所爱赏不置的长短句词，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个特殊分支和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她理应拥有自己的断代纪事。遗憾的是，《唐五代词纪

事》，宋代的学者没有作；《宋词纪事》和《金词纪事》，元代的学者没有作；《元词纪事》，明代的学者没有作；《明词纪事》，清代的学者也没有作。这笔词学的历史债务，明以前那积欠较久的部分，总算由清乾隆后期一位名叫张宗橘的浙江海盐籍学者挺身而出，象征性地作了一次性偿还。他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左右编成了集唐五代宋金元诸朝词纪事为一体的《词林纪事》，凡二十二卷，四百二十余家，其时已在厉鹗《宋诗纪事》刊成三十年之后。

这部书的体例，据同时人陆以谦所撰之序云：“‘纪事’者何？有事则录之。否则，词虽工弗录。间有无事、有前人评语，亦附入焉。”可见其效之《唐诗纪事》、《宋诗纪事》二编存人录诗、无事亦入的作法，已规范了许多，为后来陈衍无事弗取、无评弗录的辽、金、元诗三《纪事》开了先河。不过，囿于编者自身的学识素养和主观努力，又为种种客观条件所限制，张氏此著的学术含量和学术质量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存在着许多缺陷，有些甚至是致命的病伤。概括起来，大略有以下几点：

其一，名曰“纪事”，实则执行的仍为事、评兼取的双重标准。世间万事，“实”大于“名”者所在多有，本不必拘泥；评论资料的蒐集，固有益于后学，优力为之，亦无可厚非。问题的症结在于，既悬出两项指标，就应当孜孜以求，尽可能各臻于相对完善之境。事实上，历代词人词作，有事可纪，有评可取者，为数甚巨；而张氏此编，不啻是在三万六千顷烟波浩渺的太湖中随意拖了几网，吞舟之漏尚不可胜计，更遑论寸鳞小鲜！

其二，书中收录的作品，有些并不是词。例如卷十八宋葛长庚《三台令》：“千古蓬头跣足，一生服气餐霞。笑指武夷山下，白云深处吾家。”其后节引（明朱国桢）《涌幢小品》：白玉蟾

有《海琼子集》，自言世间有字之书无不目过。足迹半天下。尝为朱晦庵题像，赋《三台令》词。其自题亦云云。按此条见《小品》卷二十九，原书所纪葛氏题朱熹画像，乃骈文而非《三台令》词；接言“其自赞云千古蓬头跣足”云云，亦不称其为《三台令》词。究其实，则是六言绝句诗，不知何以误入？

其三，所引的词事，每每有同时代人记述的第一手资料昭昭具在，却茫然无知，容其逍遙编外，反将后世典籍中遂相转述的二三手资料视若珍宝，亟加辑录的咄咄怪事。例如卷十九宋洪惠英《减字木兰花》“梅花似雪，刚被雪来相挫折”篇后引（明陈耀文）《花草粹编》：洪迈守会稽，惠英于席间歌其自制述怀小曲，“梅”者自喻，“雪”指无赖恶少也。殊不知此事本出宋洪迈《夷坚乙志》卷六：“予守会稽，有歌宫调女子洪惠英，正唱词次，忽停白曰：‘惠英有述怀小曲，愿容举似。’乃歌曰（词略）。歌毕，再拜云：‘‘梅’者惠英自喻，非敢儻拟名花，姑以借意；‘雪’者指无赖恶少也。’”《花草粹编》不引可已；洪氏《夷坚志》以亲历者身份记惠英词本事，最为信实，势在必录。《夷坚志》并非僻书，顾乃失之眉睫，是不应该有的疏漏。

其四，有些资料，原书或原文已佚，盖自他书他文所转引者录出，却不如实交代出处，径以原书或原文名称标目，一似编者竟拥有或曾获睹此类孤本秘文。例如卷十宋陈克名下引（宋）李庚跋云：测定，余多人也。诗多情致，词尤工。按此跋盖为陈克《天台集》而作，是集散亡已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故跋之全文今亦不可得而见。惟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〇著录陈《集》时节载了跋文的片断。张氏《纪事》所引，显然就是摘自《直斋书录》，非别有他据。

其五，如果说上类转引尚未失真，无伤大雅的话，那么另

有一些例证却不容乐观了。如卷十三宋姜夔名下引(元)赵子固云：白石，词家之申、韩也。按此条实为元陆友仁《砚北杂志》记述赵孟坚语，原是称道姜氏的书法，谓其为“书家中、韩”，非“词家”。在张氏之前，清康熙时朱彝尊、汪森《词综》、沈雄《古今词话》等均已误作“词家”。《纪事》引语，或即照抄《词综》等书而沿其误者，否则不至于错得如此齐一。转引剽袭之弊，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而这类辗转抄撮的痕迹，在张氏是编中并不鲜见。

有憾于《词林纪事》的上述种种失误，业师唐圭璋先生于1938年另编了一部《宋词纪事》。四十四年后，于198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这部书从辑录范围上来看，似乎是从张氏所推进的战线上后撤了数十公里，时代由唐五代宋金元缩小为赵宋一朝，内容则“涉及评语及无关本事者”“概置不录”（《宋词纪事自序》）；但从学术质量上来看，却比张氏所编提高了几个等级。其书之善，诚如吴梅先生序中所言：“征引诸籍，多宋贤撰著，明、清纪载追录殊鲜，一也。荟集原文，不加增损，一言一字，可以覆核，二也。补苴遗逸，多前人未及，张皇幽渺，辨见洽闻，三也。”“往读樊榭《宋诗纪事》，怪其诗多而事少，今圭璋所述，凡词无本事者，咸摈弗采，故卷帙虽简，而事实独丰。”

其后，苏州大学中文系的尤振中先生又在唐先生的指导下，仿其体例，编著了《明词纪事》和《清词纪事》。不幸的是，两集初稿甫就，尤先生即因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此类学术著作的出版，注定是赔本买卖，因而联系了若干家出版社都未肯接受。1990年，这件事为黄山书社知悉，该社领导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明的学术眼光，当即毅然决定从有限的财力中挤出

相当一部分来支持这两部书，使之早日问世；进而又考虑到词之断代纪事著作已有其三，何不更组《唐五代词纪事》、《金元词纪事》、《近现代词纪事》三稿，合六部书为一套丛书，为词学研究之纪事系列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于是，他们风尘仆仆，亲临南京，敦请唐先生出面来主持其事。是举雅符先生夙志，故先生不恤以九秩高龄慨然允诺。是时，我从先生专攻词学已逾一纪，并于两年前读完了博士学位，留在先生身边工作。蒙先生信赖，命我负责设计整套丛书并协调各分册的编纂事务。讵料工作尚未全面展开，先生即遽归道山，这副重任，只好由我和编委会的其他同仁们集体来担负了。经与黄山书社负责人王克谦先生反复商讨，大家一致认为，以“评论”这部分内容不副“纪事”之名而摒弃不录，作法固然严谨，但它们对于词学研究者和爱好词学的读者来说，实用性和重要性却不在“纪事”之下，与其削足以适履，何如放宽鞋子的尺寸？故决定增设蒐辑评论资料的栏目，相应地，原有的三部《纪事》亦予重编或扩编，丛书的名称也更定为《历代词纪事会评》。

大计方针既定，我就动手拟订了这套丛书的编纂体例与操作规程。总的设想是它应当做到：规模大，收录全。校勘精，编次严。记事则以唐证唐，以宋证宋；会评则荟萃百家，通贯千年。保留《宋词纪事》之一切优点，避免《词林纪事》之一切弊端。五年来，经过各位主编及全体编纂人员的通力合作，丛书已大功告成。是否达到了预期的高标准质量？不敢自必，但我们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诚恳地希望学术界的同行们和丛书的读者们加以严格检验，提出宝贵的批评、改进意见。

本丛书得到了国家新闻出版署负责同志的重视与扶持，被批准列入国家“八五”规划重点图书；得到了安徽省政府、安

徽省出版局负责同志的重视与扶持，他们多次亲自过问全书的编纂工作，并帮助解决了许多困难。谨在此向他们表达我们衷心的谢忱！

本丛书的策划者兼责任编辑王克谦先生为全书的编纂工作提出了许多具有学术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为全书的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和辛勤劳动。黄山书社以及安徽省新华印刷厂的不少同志默默地为全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谨在此向他们表示我们崇高的敬意！

序

词曷为有纪事也？又曷为有断代之纪事也？溯其源，盖昉自诗之有纪事。自宋计有功有《唐诗纪事》，清厉鹗继之有《宋诗纪事》，清陆心源有《宋诗纪事补遗》，陈文石遗有《辽诗纪事》、《金诗纪事》、《元诗纪事》，陈清田有《明诗纪事》，近人邓之诚有《清诗纪事初编》，余复编《清诗纪事》全书。诸家之书，多或至百卷，少亦数十卷，自唐迄清，囊括配套。而词自唐、宋以来，卷帙宏富，不亚于诗，独少纪事之编，探讨者恨焉。清人叶申芗《本事词》二卷，见于《清史稿·艺文志》著录，此不名“纪事”，而实纪事也。张宗楠《词林纪事》二十二卷，虽名为“纪事”，而跨越数朝，非断代者也。夫诗之有本事，自毛氏、韩氏说《诗三百篇》已然，词何尝不然。此词家纪事之纂之所以不可缓也。昔者，唐君圭璋编《全宋词》、《全金元词》、《词话丛编》之外，又为《宋词纪事》，体例谨严，此可为词家断代纪事之嚆矢矣。亡友尤君振中，就学南京师范学院时，受业唐门，于诗词皆笃好，继师门遗轨，成《明词纪事·会评》一书，而于各家之词今昔人所有评论亦广泛征集，则其体例稍殊于唐著。夫明词，张璋先生《全明词》之纂，虽已毕事，尚未刊行，若求其他总集或专集之存世者，其难度之大，所不待言。况明词久蒙“羌秽”之讥，陈廷焯甚至谓“词至于明而词亡”，然陈氏又言“明初如杨孟载、高季迪、刘伯温辈，温丽芊绵，去两宋不远；至朱昌祺、王达善、杨升庵之流，风格稍低，犹堪接武。”此言三百年中，未尝无合作也。明末如陈子龙、夏完淳诸英雄、屈大均、王夫之诸遗民，词皆极品，有物有事，可谓晚霞

弥天，而可薄之乎？振中力任其难，其嘉惠词林，功匪细也。哲嗣以丁，将以书付黄山书社绣梓问世，索序于余，余固乐为之而不辞也。

乙亥秋仲八十八叟钱仲联书于苏州大学文学院

序

已故尤振中先生之《明词纪事·会评》，经其遗孤以丁增订毕，将由黄山书社刊于世。捧读亡友遗稿，不由百感丛生。

振中兄病故，已几将二年。当其弥留际，戚然难以撒手者有数事，此《明词纪事·会评》之完稿及搁置岭南多年之《清词纪事》之未见音闻，则尤萦怀不去。手术前，振中曾嘱我务将此书稿阅读一过，以期他病愈后重加董理。不意其手术后即沉疴未起，遗稿则犹若一团火于我手中。所幸，黄山书社以宏扬学术为本，此书稿得以不沉埋无期。尤可感戴者，王克谦先生与振中生前仅一面之缘，我则与王先生素不相识，当我函告振中病故，而遗愿未了时，王先生慨然应诺力争为之出版。如此古道义肠，想逝者于九泉之下亦定报谢不已矣。

明代词向来未见重视，划一代明词总集迄今未见成，故欲确切评价之实不易。昔年赵尊岳曾谓：“以流派言，由宋而清，势不能夺明之席。”由“史”之观念视之，此说良是。据我所知，海内外专治明人词者屈指难有几，而振中则孜孜兀兀，虽寒冬溽暑，无一日懈怠于兹。于是，成《纪事》之编，足备一代词史之参资，实多拓荒之功焉。

振中病逝前，《纪事》已竟十之七八，别有资料长编若干留存。今以丁继其尊人遗志，复广以梳剔，检阅各种丛书总集以及笔记志乘，勤加探覓，进而按断定体例增补匡定，终成此规模。手抚书稿，我深以故人有子如此而欣慰。

振中兄先已有《清词纪事》成稿，以丁亦将继此予订定。俟他日以次问世时，乃父必笑泪相顾于云端也。

严迪昌 于吴门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清词之研究，向来不甚发达，究其原因，盖由于清词之存世量远不如唐宋词，且其流播途径又与唐宋词不同，故学者多以唐宋词为研究对象，而对清词则较少关注。但清词在词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艺术成就也不容忽视。因此，研究清词，对于丰富词学研究的内涵，提高词学研究的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清词的研究，应该引起更多的学者的关注和重视。

例　　言

- 一、词人次序，一以生年为先后。生年不详者，参酌其科第、交游，或大致依照在世之年序次。
- 二、首列传记资料，次词作会评，再次纪事或具体作品评论。词作会评一栏，有则录，无则阙如。
- 三、小传一以征引原始材料为文，如行状、墓志、年谱，乃至作者本人自述等。如上述诸种皆缺失，则引史传、总集、别集、诗话、词话、野史杂著、地方志等有关记载。凡大家、名家及其他历史名人平生为学术界详知者，只列主要传记来源，不录原文。
- 四、小传出列姓名、字号、籍贯、科举、官职、主要行状及作品集、词集等著作名称，反映作者词作以外艺术成就（如诗文、散曲、书法、绘画等）之评论亦酌量收录，各依不同情况，节录或繁或简。凡生平不为人所熟知者，则从详；凡《明史》有传者，则列出卷数，有年谱者列出年谱作者及年谱名称以资参考。
- 五、纪事材料主要来自词话、诗话、笔记、正史、野史、人物传记、年谱、别集、方志、艺术杂著等。词题词序及近人论著，凡涉及词之创作背景或词之本事者，酌量采录。某些应酬、唱和之作及棹词等，有本事可稽者，亦酌以收录。原始材料纪事不详者，别辑有关材料予以补充。
- 六、采词和辑录纪事材料，以反映有明一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为主；兼及明代各阶层著名人物之活动，明宫廷、官府、科场、文坛、艺苑乃至歌馆青楼之遗闻轶事，土风民俗，著名山川胜迹等等。词人之生活、创作事、词坛佳话，则广为辑录。
- 七、某些材料与某词纪事虽无直接关系，唯其有一定参考价值者，

录为备考。

八、词之句逗依据《词律》，叶韵用“○”，句用“，”，逗用“、”。字迹模糊难辨，用□表示，按词律，文字有脱漏，用()表示。有衍文或其它不合词律之情况，则另行加注说明。词作因版本不同而产生文字差异者，在括号内加以说明，并而存之。明人词多有不合谱律者。凡此则以合乎词意而断句之。

九、纪事、会评按所引书籍年代先后排列。传记部分所引材料，如有抵牾矛盾处，除却明显有讹，在按语中说明之，其余并而存之，不出考证。

十、纪事材料中之干支纪年或人物别号别称，间作注释，纪事有须作简介者，略加按语。

十一、关于明词之总体评论以及参考引用书目，附录于后。

目 录

总序.....	钟振振(1)
序.....	钱仲联(1)
序.....	严迪昌(1)
例言	
张以宁	
明月生南浦(海角亭前秋草路)(3)	
刘 基	
沁园春(生天地间)	(6)
沁园春(万里封侯)	(6)
忆秦娥(阳春月)	(7)
满江红(华表孤云)	(7)
满庭芳(岳气钟嵩)	(7)
水龙吟(鸣凤风雨萧萧)	(8)
蓦山溪(清明过了)	(8)
摸鱼儿(正凄凉)	(9)
临江仙(街鼓无声更漏咽)	(9)
谒金门(风袅袅)	(10)
眼儿媚(烟草萋萋小楼西)	(10)
陶 安	
金缕曲(庭树秋声冷)	(13)
贝 琼	
八六子(满空山)	(15)
陶宗仪	
南浦(如此好溪山)	(16)
方国珍	
望江南(江南竹)	(18)
竺月华	

望江南(江南柳)	(20)	望江南(江南月)	(20)
杨基			
清平乐(欺烟困雨)	(23)	浣溪沙(莺股先寻斗草钗)	(24)
念奴娇(楚江天暖)	(24)	点绛唇(何处飞来)	(25)
水调歌头(风色夜来紧)	(25)		
王叔明			
卜算子(舞袖怯西风)	(27)		
杨复初			
渔家傲(当时承望求仙道)	(28)		
凌云翰			
渔家傲(采芝步入南山道)	(30)	无俗念(等闲屈指)	(30)
蝶恋花(一色杏花三百树)	(31)	沁园春(树上凌霄)	(31)
林鸿			
念奴娇(钟情太甚)	(34)	玉漏迟(惊鸿翻暗叶)	(35)
摸鱼儿(记虹桥少年游冶)	(35)	苏武慢(家本儒流)	(36)
张红桥			
念奴娇(凤凰山下)	(37)	蝶恋花残阙	(37)
王行			
清风八咏楼(远兴引游踪)	(40)	品字令(飞琼环佩在)	(41)
迎春乐(裁霞剪雪芳枝艳)	(41)	解语花(寒消雪点)	(41)
高启			
石州慢(落了辛夷)	(44)	木兰花慢(笑匆匆梦短)	(44)
行香子(如此红妆)	(45)	多丽(倩蝶蛾)	(46)
沁园春(木落时来)	(47)	水龙吟(淇县丹凤飞来)	(48)
马晋			
满庭芳(雪清疏翠)	(50)		
瞿佑			
八声甘州[残阙]	(52)	满庭芳(月老难凭)	(53)